

文天祥之美

李旭望



文天祥雕塑。

通讯员 摄

今年春节期间，我又来到深圳，这次专程去南山拜谒了文天祥公园。我一路读完文史资料，最后站在那尊塑像前，仰望他那张沉静而俊朗的面容，沉思良久，忽然，心底生出一个念头：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近乎完美的历史人物。

许多人知道文天祥，是因为他那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还是一位美男子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（文天祥）：“体魄丰伟，美皙如玉，秀眉而长目，顾盼烨然”。这是宋朝士大夫审美中极为罕见的高评。宋理宗第一次在集英殿上望见文天祥时，竟脱口赞叹：“此天之祥，乃宋之瑞也。”帝王识人，看重的肯定不只是外表，而是文天祥眉宇间那股清正气质，进退揖让间那份从容风度。

文天祥之美，不仅见于仪容、气质和风度，还见于他少年时养成的美德。他和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都是江西吉安人。欧、杨、胡三位都以忠贞不渝、清正廉洁的美德而闻名，死后谥号都有“忠”字。在文天祥家乡的学宫祠堂墙壁上，挂着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的画像，供后人瞻仰祭祀。少年文天祥看到这三个人像时，激动地说，自己长大后“如果不成为其中

的一员，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”。后人认为文天祥的志是“愚忠”，被君臣名教所束缚。这种观点未免肤浅。他立志时，还没见过君主。他守节时，皇帝已经投降元朝。他所守的，是少年时对着三幅画像许下的诺言。那是人格的自我期许，是“不忘初心”的底线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虽出身于富裕之家，却为官清廉、洁身自好，守住了为官的节操与美德。

青年时期，文天祥就彰显了其才。宝祐四年，刚满二十岁的文天祥，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。笔试之后，宋理宗亲自在集英殿面试他。当时，朝廷政事逐渐懈怠，皇帝问他怎么样才能治理好国家。文天祥以“法天不息”（效法天道，自强不息）为题，当场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。宋理宗看后，大加赞赏，亲自把他定为进士第一名。

南宋末年的政治环境把德才俱美的文天祥推到了历史的前台。1275年，元军从长江上游沿江东下，南宋都城临安告急，朝廷下诏命各地“勤王”。文天祥此时在江西赣州担任知州，他舍弃家业，将全部家产捐作军费，集合当地英雄豪杰，招募了上万人的军队去“勤王”。终因寡不敌众，失败被俘，元军把

他押到大都。元世祖曾经问投降的南宋官员，宋朝谁最有治国之才？当听说无人能比文天祥时，便请投降的南宋官员对他劝降。但文天祥没有屈服。元世祖还请以投降的南宋恭帝赵显出来劝降，当天文祥看到宋恭帝时，百感交集，连说两次“圣驾请回”。最后，元世祖亲自劝他：“只要你归属我朝，仍不失宰相职位。”文天祥回答：“天祥深受宋朝恩德，身为宰相，怎么能够侍奉二主，但求一死而已。”文天祥被囚禁了三年。在监狱里，他写下了著名的《正气歌》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。最后，文天祥被押解到北京菜市口刑场。

就义前，文天祥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。有人给他指了指方向，文天祥向南望去，然后，他跪了下去，拜了几拜，慷慨就义。当蒙古铁骑横扫江南时，文天祥守护的不仅是南宋，更是一种“士大夫精神”。他的“忠”，不仅是忠于国家和民族，更是忠于“中华道统”“华夏文脉”。他就义时年仅四十七岁，正值壮年。

元朝官修《宋史》时，修史者面临一个难题：那些投降元朝、为元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宋旧官，是否应当立传呢？最终的决定发人深省：降臣无传，只为文天祥

立传。元世祖曾感叹：“好男子，不为吾用，杀之诚可惜也。”清朝乾隆帝御制《文天祥论》，赞扬文天祥：“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，久而弥厉，浩然之气，与日月争光。盖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，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。”后来，毛泽东主席读史时，在批注中写下：“文天祥……以身殉志，不亦伟乎！”从未理宗到元世祖，从乾隆帝到毛泽东，时代不同，民族不同，立场不同，政见不同，却在“文天祥”三个字前达成了惊人的共识。

文天祥形貌之美，史官早已落笔留痕。德行之美，少年就立志存志。才华之美，集英殿前之万言文章，文采才均能惊座。壮烈之美，向南一拜杀身成仁。身后之美，赞者不绝，这不是“高富帅”三个字能涵盖的。

全国有四大文天祥主题公园，祠宇与纪念馆也不少。他为什么如此广泛地受世人赞美和敬仰呢？究其原因，或许在于：执政者渴求忠贞贤臣，读书人仰望精神偶像，老百姓期盼廉洁官员，文天祥集三者于一身。

七百多年来，人们一直在赞美文天祥。我坚信，千百年后，依然会有人仰望文天祥。

灯影李庄

王治刚

到了宜宾市李庄，月亮田是定要去的，此地观夜景尤妙。傍晚时分，我们一行六人在长江边上尝过有名的“三白”：薄如蝉翼的白肉，清甜软糯的白糕，余韵绵长的白酒，齿颊留香间，已对李庄生出了几分亲切，径直往月亮田走去。

沿江行，晚风轻拂。未觉灯火渐浓，月亮田已悄然眼前。数十座古建筑矗立其间，左右屋舍夹一条条小巷，巷与巷之间由十座石桥相连。我们踏上第一座石桥，一片璀璨光影扑面而来。灯光细细勾勒出飞檐翘角的轮廓，又将整片建筑的倒影，温柔地投映在环绕的湖水中，虚实交错，恍若梦境。

四下人影攒动，摩肩接踵间，听得最多的是那一声声情不自禁的“哇”。立于桥上，目光随水波荡漾，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书本里的秦淮河。那遥远的联想，或许源于俞平伯笔下桨声灯影的描绘，也沾着杜牧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的朦胧诗境。

正神游天外，同伴一声“快看，那边人好多”将我们唤醒。回头望去，对面临水广场已人头攒动，人们或坐或立，翘首以盼。一问才知，湖上演即将开始。我们随人流涌向对岸，刚寻得一处略偏的立足地，湖心便有了动静。

最先入眼的，是一场古雅的掌灯仪式。湖岸灯光骤暗，几盏宫灯自桥畔渐次亮起。与此同时，湖面雾霭轻升，一叶扁舟缓缓驶来。宽袖长袍的“掌灯人”手持火种，在悠扬的古琴声中点燃主灯。刹那间，环湖廊榭亭台悉数亮起，飞檐灯串如金龙盘绕，水中灯影流转生辉，完成了从静谧到璀璨的转身，也为整场演出拉开雅致序幕。

月亮田的表演分时段进行，约半小时一个节目。尚沉浸在掌灯仪式中，一艘华丽画舫已驶至湖心。随着《变脸》乐声响起，川剧绝活登场。演员锦袍加身，面覆脸谱，在铿锵乐声中袍袖飞扬。一扭头，青脸厉鬼化作红脸忠良；一甩袖，笑面和尚成了白脸奸臣。脸谱变幻，不及眨眼，引得惊呼连连。待画舫行至眼前，才看清演员的年龄不过二十出头。他猛吸一口气，一道烈焰自口中喷薄而出，将水中灯影映得通红，霎时赢得满堂喝彩。

在广场流连不多时，婉转的古典乐悄然响起，景区经典的“水调歌头”花船舞蹈开演。一艘缀满绢花与灯笼的大型花船自湖湾驶出，船身雕梁画栋，姿态婀娜。船心平台上，几位素衣舞者随乐翩跹，舞姿轻盈如蝶，衣袖舒展若行云漫卷，旋身踏步似碧波轻漾。好一场视觉盛宴！

曲终，表演全部结束，众人恍若到古代繁华街市游历了一番。我们离开了月亮田，忽然想起，下午去过的中国营造社旧址就在附近。当年，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居于此处，青砖古卷中，他们带领营造社会员绘制图则、整理文献，探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奥义。今晚所见这布局精妙的仿古建筑群，不正是他们所追寻的建筑艺术在李庄的延续和回响吗？

再回首时，月亮田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。那璀璨的灯火，那“三白”的滋味，那卓绝的演艺，最终沉淀为一种文化的重量，沉在心头，亮在归途。



墙角小草

徐秋良

一声惊雷，一场春雨，把大地过冬的畏缩悄悄清洗得干干净净。我走出书房，惦记着墙角那几株过冬的小草，它们舒展出初春的绿意了吗？

去年冬，大雪初霁，天色放晴。我走出小区，沿着古城墙缓缓前行，想把积压的心情摊开，在寒风中晾一晾。路面已被志愿者清扫得干干净净，积雪堆在两侧，露出湿润的青石板，走上去稳稳的。阳光穿过稀疏不一的枝丫，细细碎碎地洒下来，落在这条古老的青石板路面上，像时光的斑点，深深浅浅，明明灭灭。

我裹紧棉衣，扎实围巾。阳光虽亮，却暖不透空气里游荡的寒意，冷飕飕的往衣缝里钻。我走得慢，怕摔倒，偶尔伸手扶扶墙，触手是粗粲的、冰凉的砖面，让我心里踏实稳靠。

走到墙角拐弯处，这里背阴，避风，竟显出几分宽敞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注视着这条雪后的古巷：从树叶缝隙漏落的光，是跳跃的、彩色的；脚下的石板，被岁月磨得温润光亮；青砖墙缝里的青苔，还执着地绿着。这一切，都是时间写给这座千年古城的书信。

目光游移，从古巷尽头缓缓收回，落在墙角。我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那里竟还存着一片雪，雪面上，立着几丛草。

我蹲下身子，认真打量，仔细观察。这些小草叫什么？是长穗？是金雀？还是一支箭？抑或是狗尾巴草？没有人告诉我，连百度也不知道。

小草只占据墙角一小片地，刚刚从一场暴风雪里熬过来。草梢耷拉着，草茎东倒西歪，互相依靠着，却没有一根匍匐趴下，它们像战场上的

士兵，受伤了，仍然顽强挺直地站立着。它们的根部埋在雪被下，看不见泥土。这些小草的生命是从哪儿开始的呢？是飞鸟衔来的种子？还是风从远方送来的礼物？又或是隔墙院内那棵老树悄悄撒下的？不得而知。随遇而安，随地而生，是这些小草的本性。它们萌发于春天，生长于夏天，历练于秋天，大寒之后的这场弥天大雪，没有把它们压垮，弯而不折，雪中站立，彰显着它们的倔强和韧性。

王安石咏梅诗云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眼前墙角的小草，不是梅花，没有暗香，大概也入不了诗人的眼。可它们有梅花不惧严寒的操守、不畏冬雪的气节。

我轻轻拨开草丛，挑开积雪，惊讶地发现贴着地面的草茎根部处还有三五片叶子，淡淡的、薄薄的绿，这是生命的迹象。这种淡绿不是春日秧苗铺满的青绿，不是夏日荷叶沉沉的碧绿，亦不是秋日枝头泛泛的黄绿，而是霜打雪盖后生命消失前的残绿，剩最后一口气凝成的绿，一一拼尽所有，也要完成这一生绽放的绿。

我来到墙角，蹲下身子细细打量，寒冬的萧瑟已被春风春雨洗礼一遍，那三五片淡绿变浓，薄绿变厚，几株小草的根部长出了嫩芽，绽放出新绿。

一只白尾鸟，从小区内树枝上飞下来，落在离我不远的青砖墙上，侧着头看着我。是我惊扰了它吗？还是它也想品味这些小草舒展出来的绿意？我站起身，悄悄离开墙角那片草地。

我坚信，不久的将来，这里会蔓生出一片广阔的新绿。

听鸟

张永中

早晚，在住家小区园子里散步，已经成了习惯。小区里的绿化树，多年的蓄养，都成了林。林子不算大，东一处，西一处的，却似乎什么鸟都有。

斑鸠，麻灰灰的，“咕，咕咕~”“咕，咕咕~”的声音，是从喉结下的喙囊里鼓出来的。像病人的喘息，又沉又绵，不好听。但它有一种气势，一叫，满园子都能听到。

麻雀的叫声，依然是叽叽喳喳的，全无法章法，像吵群架。“叽叽，叽！”从树叶间，弹出声，刚引起你注意，又紧急刹住了，那是小树莺。“吱，吱，吱……”叫的是大喜鹊，声音有点干、破，像农村晒谷场上用以驱鸟的竹响刷……

鸟的语言真丰富啊。有的低沉，有的悠扬。有的弹跳，有的婉转。还有一种鸟儿，声音是一阵一阵喷射的，像放小烟花炮，主体飘出去了，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哨尾子。这是什么鸟？我循声在树丛间窥了好一阵，仍不见它的踪影。

有很多鸟的叫声，是能拟音的。学着人讲话的鸚鵡，八哥自不待言。有一种树莺，能发出如“清明~酒醉！”“腊肉~有味！”的声音来。如果哪天在乡下听到这种声音，清明就快到了。

“叽咯怪~，叽咯怪~”这是竹鸡的叫声，这里没有。总喊“我饿~我饿~”的鹰鸮，这里没有。夜晚“苦、苦、苦~”叫的猫头鹰，没有。它们不在院子里，它们属于更深更远的山林。院子里没有足够大的水面，白鹭、小鸊鹳和翠鸟也是不会有的，它们都属于更广更阔的江湖。

现在还在早，小区院子里的人不多，能听到的，尽是鸟儿们的声音。这是鸟们的主场。

鸟儿们在唱什么？讲什么？听不不懂。鸟儿，为什么那么叫。是高兴了？愤怒了？受惊了？也不知道。鸟儿一叫，花都醒了。你看，到处的红梅和腊梅都开了红的花，黄的花。立春已过好几天了，该是鸟语花香的时候。

白天，鸟鸣的时候，大致集中在两个时段。一是天亮前到黎明后的这段清晨时光。一是太阳落山，鸟儿要归林的向晚时刻。一般到日正中，或天黑掌灯以后，鸟儿们都安静了。但也仍有一些莺，还会活跃在凌晨前这一段的夜里，猫头鹰和鸚鵡都是会叫在深夜里的。在西方文学意象中，夜莺的啼鸣多象征智慧与爱情。而东方人听夜鸟，总给人以悄怆幽邃的神秘。

鸟叫，会带给人情绪，比如古人辞章里恨别鸟惊心，千里莺啼之类。儿时，时常听到鸚鵡啼在深山的夜里，也销魂。

听鸟儿们的啼鸣，你来我往，此起彼伏，它们应该是在交流着什么。我在想，世上不是多种鸟，又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原野山林里，鸟儿们的世界，是那么多地方，那么多种鸟呢？北京的麻雀，是否能听懂长沙麻雀的话。长沙麻雀，是否能听懂洞庭麻雀的话呢？

鸟语真难懂吗？鸟语真不可解吗？鸟，飞东西南北，通四面八方。翅膀，让它们没有人的地域区划概念，西伯利亚的雁鹅可以飞到南非过冬，儿时堂屋梁上寻常见的那对燕子，说不定就曾在非洲的哪口犀牛潭边啄过泥的。

深秋的蓝天上，会不时飞过“人”字形的雁阵，队伍中总有“厄哦，厄哦~”的鸟语相呼应。鸟语，组织着它们方寸不乱的世界。或许，鸟语比人语还更高级。有些，鸟能做到的，人未必能做到。